

曾两度应邀赴巴黎访学,讲授中国诗歌。有古诗,也有新诗。

巴黎是世界著名的艺术之城,街头巷尾处处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除绘画、雕塑、戏剧之外,诗歌也是其亮点之一,雨果、波德莱尔、阿波里奈尔、瓦雷里等大诗人都在此声誉鹊起,走向世界。当年梁宗岱等人曾把中国诗带往巴黎,如今闭关自守数十年,法国人能接受吗?

中国诗在巴黎

孙琴安

出乎我的意料,热爱艺术的巴黎人对中国诗歌仍表现出巨大的兴趣和热情。初次开讲,便来了许多法国人,也有不少来自港台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在我侧重介绍了李白、杜甫的诗之后,有位来宾忽然提起了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也许此诗引发了一些海外游子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感情,所以对我的讲解听得特别入神,有位台湾留学生还特意发问:“海上生明月”的‘海’,究竟是指东海还是南海?”我趁机

提醒道:“在中国古代,海的概念与今天不同。在今人眼里,海洋总是最大的,但在古代,百川汇合处谓之海,较大的湖泊也称海,如北京有北海、中南海,云南有洱海,都不太大。所以,‘海上’二字不必专指

哪个海,这样想象的空间可更大些。”我的解释获得了掌声。散课后,那位台湾留学生还特意打开一本精美的笔记本,要我在他的扉页题字,我顺手写下:祝贺你在未来的道路上获得更大成绩!

法国汉学家蒲吉兰是经济学教授,又是诗人,却又偏爱中国诗歌,曾多次来华交流。发现上海许多普通人,甚至呀呀学语的小孩都会背诵唐诗,觉得很奇怪。我告诉他:“这并不奇怪,中国的许多城市都一样,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背。”他感慨地说:“我

曾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的唐诗那样,一千多年了,还被人们记住。我们法国也算是一个文学历史相当悠久的国家了,也出现过许多诗人,但他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无法背诵流传至今,只有布封寓言中的个别句子能记住。这个现象只有中国有,这是唐诗的伟大!中国诗歌的伟大!”

也许源于这个缘故,他也会用汉语背诵唐诗了,特别爱背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一诗,声情并茂;而且他决心要把中国最优秀的诗歌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以唐宋诗词为主,兼及《诗经》、陶渊明等。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精确地翻译,他除了翻阅文献和来华实地考察,还在巴黎与我一起探讨交流,塞纳河边、巴黎圣母院前都曾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和声音。他的研究方法也很独特,凡是当人们仍在用的名诗名句,他就认为这些诗还活

名曲印痕(七) 陈茗屋



大浪淘沙



广陵散

着。这些诗句用在生活的哪些领域,是爱情、送别,还是旅游、励志;或哪些人用,如孩子还是青年,是老人还是男女,他都逐一询问分类考察。一天晚上,蒲吉兰带我到巴黎的一位朋友做客,共进晚餐。主人是位收藏家,古董不少。在座的除了两位女医生,还有一位年长的诗人,约近70岁,长得极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穿一身灰白色的中式布衫,神情庄重。他们听说我来自上海,立刻兴奋地向我说起上海



来,接着又念李白的《静夜思》,可能是蒲吉兰的法文翻译和朗诵特别好,也可以让大家沉浸在此诗的意境之中,译完“低头思故乡”,现场出奇地安静,随后便爆发出一片更为热烈的掌声与惊呼。不知何故,此时此刻,我竟也沉浸在了此诗的意境之中,思念起了远在东方的故乡和家人。是李白的诗,把巴黎与上海连在了一起。

散席分手时,老诗人忽然拿出一本有护封的精装图书,对我说:“我很喜欢中国诗歌,曾多次去过苏州、上海。陆机是上海人,我把他写的《文赋》翻译成了法文,现赠送给您一册。”我一阵感动,接过书,便与他紧紧拥抱在一起,连声说:“谢谢!谢谢!”其实,我第二次赴巴黎访学,是以讲中国新诗为主的。孰料蒲吉兰经过六年努力,把数百首优秀的中国诗歌都译成了法文,书名为《永恒的瞬间》,正好此时在巴黎出版,邀请我参加当夜此书的首发式。地点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是巴黎最大的一家中国书店。因在市中心,

明人袁中道有“浓树遮樾,参差见碎天”的柳浪湖可消暑,我们当然也可以入深山隐溪洞,偷得浮生半日闲。莫干山的七园居、大乐之野庾村店都值得去。借着考察之名,我到了这里。七间房子、七个园子就能形容七园居的特点了,那天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暖黄的灯光从山墙下的长条窗户外映出来,心情立刻大好。白墙黛瓦,除了高高的白烟囱与附近的民房对比强烈,其他别无二致,但进屋就全然不同了:木头屋顶、木头立柱、木头墙板、木头楼梯,配上雪白的床、雪白的浴缸,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民宿样子!转出来,咦?怎么这么多的园子,原来有七个,个个景色大不同,有的对着来时小径,有的漏出一片苍穹,有的适合听溪水叮咚,有的最当欲晚未黑时分看深蓝天际与黝黝山脊与梯形屋宇成明暗强烈的反差,您顿生

题目中的“启”,是指出生于1866年的广东中山人徐婉珊在1905年创办的启秀女校,也就是今日上海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徐婉珊的父亲徐润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曾出资筹建轮船招商局、创设中国保险公司、创办同文书局;还保举大批出国留学等。父亲早年忙碌的身影,给成长中的徐婉珊留下深刻印象。徐婉珊还有位族姐叫徐宗汉,是革命党人黄兴的夫人。徐婉珊从小耳濡目染,成长为一名时代新女性,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和受父亲与黄兴的影响有关。她独立创办启秀女校,最初就是源于父亲的鼓励和支持。有一年徐婉珊向父亲提出要为一所学校募捐,父亲建议她可以考虑自己办学。徐婉珊后来便将家里给她留作嫁妆的费用、自己的积蓄和分到的祖产红利,都用作创办启秀女校的经费。

一位开「启」者

陆其国

启秀女校先设小学,校名为启秀中西女塾,校址在爱而近路(今安庆路)福寿里,学生有三十多人。后因学生增多,校舍太挤,遂几度迁校。1907年搬至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两年后又搬至海宁路。不久学校增设初、高中部。1931年8月正式立案,改名私立启秀女子中学,附设小学、幼稚园及义务小学。其时已租地自建校舍,校址在闸北东宝兴路。1933年又租借附近一幢小洋房作校舍,将幼稚园至小学四年级学生迁此上课。

徐婉珊终身未婚,可谓将一生“嫁”给了启秀女中。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启秀女中已有教员33人,学生562人。因为有一百多名女生住校,为保证学生伙食质量,身为校长的徐婉珊每天凌晨即起,无论寒暑刮风下雨,坚持和校工一起去买菜。须知此时她已是一位七旬老人。

遍布全市居民小区数以万计的健身房,是政府得民心的实事工程,使上海的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小区的健身房,有活动肩、肘、腰部关节、锻炼手臂肌肉的“健身柱”,有锻炼双臂和胸肌、促进血液循环的“上肢牵引器”,有按摩手掌穴位、增强肩肘腕膝部位力量的“太极推手器”,还有锻炼腰腹及下肢肌肉、增强心肺功能的“健骑器”,锻炼完毕想要舒展一下,也有专为拉伸设计的“腹部锻炼器”,也有活动腰部关节、放松肌肉的“扭腰器”等。只要科学运用,在家门口就能健身,且不限时间,让我们老年人可以灵活安排锻炼活动。

可以说,折磨了我几十年的腰椎病,就是在健身房上治好的。

“八一三”事变后,启秀女中校舍毁于日军炮火。徐婉珊不得不四处奔波寻找新校舍。最后几经波折,琅琅读书声才重新从启秀女中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新址传出。因学生多,教室不敷使用,就采取半天中学教学,半天小学教学。启秀女中高中生曾经以英语排演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学校篮球、排球就已名声在外,当时上海市排球冠军队主力,就多来自启秀女中。课外活动则有唱歌班、绣花班、戏剧班、钢琴班等。启秀女中的女子歌咏队更是闻名遐迩。学校规定每年至少安排两次大型游艺会,由学生主持,老师们参与演出;其间少不了深受师生爱戴的校长身影。

徐婉珊还对那些家境困难、无法升学的学生全免学费。“八一三”日军轰炸上海,启秀女中一位自愿留校看守的女工不幸死于非命,留下一个孤儿。徐婉珊默默抚养该孤儿,直到他大学毕业。还有多名职工,因了各种变故成为单身母亲,又是徐婉珊帮助联系,把他们的男孩送入男校读书,女孩留在启秀女中和小学继续求学;其中就有曾任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1939年遭汪伪特务杀害的茅丽瑛烈士母女。当时徐婉珊安排茅丽瑛母亲在学校任职,让茅丽瑛在此上学;后又留她担任教职。茅丽瑛当年组织发动的一些救亡爱国活动,如在校内发动师生捐款献物,身为校长的徐婉珊总是带头捐献自己的首饰和积蓄,予以支持。除此之外,她还在学校礼堂设缝纫机,组织师生赶制棉衣送往前线,支援抗日将士。可以说,徐婉珊的一生,躬行着启秀女中的办学宗旨:“为女子启发知识,增益才能,专授关于女界实用之科学,以为自立基础。”

由于长期伏案,我的腰椎出了问题,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时好时坏,前年开始,我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爆发,右脚麻木,臀部针刺样疼痛,行走时好像有根神经拉住,变得寸步难行。去几家大医院看骨科门诊,都说最好动手术,但又说你七十多岁

巧用小区健身器

骆贡祺

的高龄老人了,还是采取保守疗法吧。所谓保守疗法,就是卧床休息。常言道,生命在于运动。如果整天躺在床上,岂非没病也会卧出病来吗?长此以往,轻则半身不遂,重则全身瘫痪。当然,我是不甘心“卧以待毙”的。因而,想到了小区的健

身器。兴许它能缓解我的病痛。于是,强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到小区健身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选择在“健骑器”和“健身柱”上锻炼了个把小时,想不到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腿麻症状渐渐好转,臀部也不痛了,走路也比之前轻松多了。有道是,久病成良医。我和医生朋友探讨了这两种健身器的锻炼原理。原来,使用健骑器时,因为双手向后拉动,两脚用力向前蹬,腰部一挺一收,通过“手拉、脚踏、腰伸缩”等动作,锻炼了腰肌。而使用健身柱时需要直立收紧核心力量,背部紧靠健身柱,两脚踮起,双手紧抓上方圆盘,挺胸收腹把身体拉直,使腰椎恢复正常弧度,不致压迫神经,防止驼背和腰痛。所以,真不能小看家门口的健身器械。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对齐宣王说:我听到一件事,您坐在大殿上,见有人牵着牛从堂下走过,便问把牛牵到哪里去;那人回答准备宰杀血祭一口钟;您说放了吧,看它发抖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被送进屠宰场,实在不忍心;那人问那就不祭钟了吗?您说怎能不祭,用只羊代替吧。

「君子远庖厨」

白子超

齐宣王说确有此事。孟子乘机说道:凭这种好心就可以称王天下了;老百姓为您是吝啬,而我坚信您是不忍心。齐宣王听了很高兴,说对呀,齐国虽然不大,但我也不至于舍不得一头牛,我就是不忍心,所以用羊代替。

孟子马上深入诱导:老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责怪;用小的羊换大的牛,他们哪能体会您的真实想法;不过,您如果真的可怜无罪而被置于死地,那么宰牛和宰羊又有什么两样呢?齐宣王笑着答道,照你这么一说,我也不懂得自己是什么心思了;看来老百姓说我吝啬是对的。

孟子小结道,老百姓怎么看并不影响事情的性质,您所做的确是一种“仁术”,因为您眼见了那头发抖的牛,而没有看到那只羊。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们活蹦乱跳,便不忍心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欢叫或哀鸣,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因此,君子总是与厨房保持较远的距离。

这段对话是讲不忍之心,亦即恻隐之心,也就是仁心。孟子承认齐宣王有不忍之心,但只是有限的肯定。要用羊代替牛,是因一时见牛害怕发抖,从不忍心出发,而采取的权宜之策(未见羊害怕发抖)。孟子称“术”不称“道”,颇可玩味。



孟子选读

后来,流传极广而成典故的是“君子远庖厨”这句话。这句话,本是对君子仁心的赞美,同时透露出对君子可能失去仁心的担忧。在厨房,难免宰杀鸡、鸭、鱼、鳖,久而久之,会对弱小生命熟视无睹,起碼是仁心的一部分变得麻木。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戒“杀生”,严格规定素食,目的也是慈悲之心的修炼。两者多少有些相通之处。

不过,“君子远庖厨”并非绝对正确,实际上有不小的负面影响。千百年来,读书做官的人,哪怕品德高尚,也从不下厨房。时至今日,许多读书人,以及所谓的大男人,不屑于做家务,抬出来的挡箭牌就是孟子的这句名言。

开了世界,收纳了阳光、葱翠;床就这样“丢”在“榻榻米”上,白的单子被木头黄“浮”起,天窗就在枕头边。设计师算好的,头侧过去,晚上就可以数星星了。

晚饭尚早,出门,走在麻石垒砌的台阶上,顺着麻石垒砌的山墙,开柴门,过漏墙,就看见野蒿翠竹中三两靠椅,临鱼儿寥寥可数之小石潭,池里早已满是青翠了。要了一杯冷饮,躺在静静的沙滩椅上,看着流行的无边际泳池,不由自主换上泳衣下水了。

这里吃得也很惬意:咖啡屋,走的也是乡村休闲路线;大餐,当然有的,在屋顶,进去,你仿佛来到了英国乡村,一面墙就是一扇窗,窗自然也就成了画框——苏州园林景象;这里的小黄鸡、牛仔骨是一定要吃的。温文尔雅又帅气的厨师,引得同桌女生频频侧目,后来忍不住进了后厨……连我也没忍住,只是一到后厨,那种干净整洁让我顿生回家得进行“厨房革命”的惭愧。如果你想宵夜小酌,当然可以,推开居酒屋的门,就是野有酒了。老板是日本生活了七年半的三土,你跟他聊一聊,今夜你一定会醉并小调儿哼哼地快乐回屋。

庾村的小镇姑娘,还有一个人必须提,她就是上文提到的阿珊,民宿圈的小名人:香港理工大学酒店管理系高材生,她喜欢周游世界,却在这里待了四年,如今她也活成了一个“小镇姑娘”。

那一夜,我数着星星,在青蛙和鸣中沉沉睡去。你要问七园居,庾村大乐之野建筑设计品位咋样?它们都以“美丽乡村”的样本入选在威尼斯举行的建筑双年展,记得去威尼斯时一定要去中国馆看看哦:美翻了!

一件吸汗散热的亚麻手工织衣,每一针都满满编织者的心意。

十日谈

消暑图 责编:徐婉青

大乐乐深山 竺梓营